

真挚的情 朴实的歌

——读白居易的《卖炭翁》

刘 凌

白居易的诗中，《卖炭翁》是我最爱读的篇章之一。其中对社会下层不幸者的真挚同情，对人生悲欢的朴实生动的描摹，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诗的内容是人们熟悉的：一方是饥寒交迫的卖炭老人，一方是作威作福的悍吏；一面是费尽千辛万苦获得了劳动成果，一面是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人的成果夺走。这是多么尖锐的阶级对立！诗中，充溢着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封建苛政的严厉谴责。这爱憎分明的感情，全自然地渗透在对正反面人物情态的具体描绘之中。当我们读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时，似乎能触摸到诗人那颗为劳动人民的命运而担忧的激烈跳动的心。“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的句画，更是倾注着诗人对虐民者的无比憎恨。没有对社会矛盾的密切关注，没有对人民生活的细致体察，很难想象能写出这样富有真情实感的好诗来的。

郭沫若同志说：“看到人民的灾难而流眼泪的人，人民是会为他流眼泪的。”^①这也正是人民永远纪念白居易，《卖炭翁》在人民中长久、广泛地传诵的根本原因。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唱出人民心声的优秀诗篇必然会赢得异国人民心灵的共鸣。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长期以来就在日本人民中流传。日本卓越的社会活动家片山哲先生曾对郭老说：白乐天的“新乐府”是传达劳动人民疾苦的正义的呼声。其中有一部分，如“母别子”、“时世妆”之类，所歌咏的内容差不多就是日本目前的现实。他甚至还称白乐天为“大众的诗人”^②。如果不是把这“大众”理解为白居易的阶级属性，而是理解为白居易的诗富有人民性、属于人民，那么这个说法，也是并无不妥的。

诚然，《卖炭翁》对官市的揭露还没有上升到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最高代表皇帝的否定和批判，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难以看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③他本来就是寄希望于皇帝的改良，以封建政权的巩固为目的的。但他做为一个封建文人，写讽谕诗触及时事是相当大胆的。诗的批判锋芒每每指向那些严重的社会弊端，而“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④。《卖炭翁》所指斥的官市，就是皇帝倡导和支持的，诗中所鞭挞的“黄衣使者白衫儿”，又正是皇帝的爪牙和亲信。白居易的朋友元微之在给令狐楚的信中谈到“新乐府”时说：“词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可见，当时写讽谕诗要冒极大的风险。想到这一层，我们就不能不佩服白居易的艺术家的良心和勇气。

《卖炭翁》的爱憎感情是鲜明而动人的。这“情”，主要是通过“景”，即真实的艺术形象流露出来的。这“景”，就是诗人运用“赋”的艺术手法精心绘制的一幅老农遭劫的血泪图。一般说来，过多地运用“赋”法，很容易导致平板、呆滞，减弱诗的韵味。但是高明

的诗人，适应特定体裁、题材的需要，灵活运用“赋”法，照样能谱写出千古传诵的诗篇。它较之多用“比”“兴”的诗章，另有一种朴素真切的美。《卖炭翁》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巧妙运用“赋”法熔铸艺术形象的成功范例。我体味，这巧妙主要表现于采用多种描写手法、突出主要特征、给读者留有想象余地三者。

古人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⑥但是，“赋”决不等于平铺直叙。大手笔交织运用多样的描写方法，错采镂金，同样能取得水波云诡的艺术效果。“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寥寥十四字，就勾勒出一个辛苦劳作，挣扎求生的烧炭老人的肖像。“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对老人矛盾惶惧心理的雕刻又是何等恺切入微。“夜来城外一尺雪”的写景，看似平淡无奇，但却为主人公的活动铺垫了一个冷峻的背景，而且还预示着卖炭翁虚幻的希望和实在的痛苦。后段前四句，则又通过一连串的动态，将宦官的志得意满、飞扬跋扈刻划得入木三分。所有这些肖像勾勒、心理刻划、景物描写、动作描摹，都呼应着主人公遭遇的急剧变化，避免了诗章的单调和呆板，使得艺术形象丰富而活泼。

艺术形象的丰富毕竟不能脱离艺术形象的完整。艺术所唤起的读者的联想是有一定目的和方向的精神活动，而不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这就要求诗人突出艺术形象的主要特征。据《卖炭翁》小序，诗的题旨是“苦官市”。全诗正是通过对老汉千余斤炭被劫夺这一典型事例的集中描绘，对官市之害给予痛彻酣畅的揭露的。诗的前半似乎与官市无关，实际却是以劳作之苦映衬官市之毒。老翁备尝烟熏火燎和冻馁交并之苦，本应得到相应的报酬，以换取维持生命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然而却被寄生者轻易骗夺了去！诗人笔下卖炭翁的艰辛和屈辱，怎能不激起我们的满腔同情！我们怎么能不长久地挂念着横遭迫害的老人的命运！

突出形象的主要特征，却不是一味直说，一览无余，而是要围绕形象和思想的主体，虚实结合，给欣赏者留有想象的广阔的天地。卖炭翁的伐薪烧炭之苦，除一句概括描写外，主要是从人物肖像上反映的。但我们从字里行间，却仿佛看到了老翁抱着一捆捆木柴装窑的蹒跚脚步，也仿佛听到了那被浓烟呛出的连声咳嗽。茫茫的雪野上，一个黑点在缓缓移动，近了，近了，那是一位衣衫褴褛的老汉，赶着一头皮包骨头的黄牛，在冰道上颠簸的破车发出了如怨如诉的吱呀声；半晌的太阳，无力地照耀着疲困的黄牛，泥污的破车，老汉虽然饥肠辘辘，却忍着饥寒，期待着买主。这就是从“夜来城外一尺雪”到“市南门外泥中歌”四句诗带给我们的联想。读后一段诗，浮现在我们眼前的，自然又是老汉惊恐的眼睛，官吏凶恶的面孔，在我们耳畔鸣响着的，是老人呼天抢地的哀求，宦官粗暴蛮横的呵斥。

写到“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官市的野蛮和欺诈已经和盘托出，诗便恰到好处地嘎然而止。但是，惟其如此，读者想象的翅膀却不能不继续飞翔，悲剧主人公的未来命运牵动着我们颤抖的心房。敏感的读者一定会通过内心视觉和听觉感知到这样的图景：黄昏中一个踉跄的身影，大路旁一个倒毙的尸体，茅屋里一家老小的哀号，而皇宫内，却是火红的炭火，丰盛的酒宴，狂欢的音乐……

“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⑦这是陈毅同志对革命诗歌提出的要求。其实，这也恰是一切好诗最基本的条件。白居易“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⑧，他的讽谕诗的确具有长歌当哭之意。他虽然主张“系于意，不系于文”，但也并不是抛弃文采，只不过是反对无病

（下转第61页）

阅读,依据例子大口朗读并做翻译。课堂上依据预习情况,依据学生实际,进行有针对性讲解;课后以巩固、提高为目的,再要求把预习时的翻译修改订正,达到准确直译。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又达到了反复练习的目的。另外,解释单词也同样可以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形式,这里不再举例了。

第四,吸取传统方法,注意“博”、“精”结合。要想多掌握一些词汇,传统的一贯办法是“读”;不但“多读”,而且也“精读”。因为非“多读”不能开阔视野,增广见识;非“精读”不能牢固掌握,熟练生巧。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又说:“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都是经验谈。但这却是目前学生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我校本届高中毕业生来说,高中二年只学了九篇文言文,初中阶段有的读过二、三篇,有的根本没学过,至于背诵就更谈不上。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先在“多读”上创造了一些条件:把全日制十年制语文课本中的三十多篇文言文,我们全部作了注释、翻译,印成补充教材,另外又选出课外阅读若干篇,使学生读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许多。在此基础上,再从中选出一部分诗、词和精炼的短文,严格要求熟读背诵。这样,“博”与“精”结合,“讲”与“练”结合。经过多种形式的练习,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上接第57页)

呻吟,“不为文而作”^⑧罢了。当然,他的“情”与当今无产者的“情”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一位千余年前的有识之士,为人民的苦难而流下的真诚的眼泪,也仍然能帮助净化现代革命者的灵魂。至于那独创的艺术风采,就更是值得我们继承的。我想,我们的诗人很应该从《卖炭翁》广为传诵的秘密中领受宝贵的启示,我们语文教师也应当深思:要如何教学,才能不辜负《卖炭翁》之类情文并茂的好诗?

注释:

- ①《屈原简述》,《屈原赋今译》第3页。
- ②见郭沫若《关于白乐天》,《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二十三号。
- ③白居易:《寄唐生》,《白氏长庆集》卷一。
- ④同上。
- ⑤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 ⑥《湖海诗社开征引》,《陈毅诗词选》第51—52页。
- ⑦同注③。
- ⑧《新乐府序》,《白氏长庆集》卷一。